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朱玉麒 主编

西域文史

【第八辑】

西域文史



贾应逸

朱丽双

庆昭蓉

荻原裕敏

于阗盛行密教考

敦煌藏文文书《牛角山授记》残片的初步研究

吐蕃的茹与千户

岩尾一史 撰；沈琛 陈丽芳 译

从龟兹语通行许可证看入唐前后之西域交通

柏林所藏两件龟兹语通行许可证残纸

晋建兴五年夏侯妙妙衣物疏初探

——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新资料介绍

白须净真 撰；裴成国 译

文书所见高昌国平民土地占有状况研究

裴成国

西州与北庭——以北庭的西州兵士和胥吏为中心

刘子凡

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222-0661.09号回鹘文书
的历史学研究

付马

阿史那忠墓辨正

沈睿文

新见两方突厥族史氏家族墓志研究

朱振宏

唐代中国的族群与政治——三部著作的评介与反思

李丹婕

陆游诗词中“西域”意象的历史远蕴与现实内涵

吴华峰

哈姆杜拉·穆斯图菲《胜利之书》所记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

——与《史集》的对比研究

诚 译

观念与实践的差异——以黑山派与白山派

孙文杰 译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宁宦绩考述

孙文杰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鄂登堡往来通信研究

王冀青

民国时期的瑞典与中国西北考古

王新春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西域文史

(第八辑)

朱玉麒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西域文史》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合出的学术论集，本辑发表与西域相关的学术论文18篇，内容涉及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学术史等方面。

本书适合于从事西域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文史. 第8辑 / 朱玉麒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03-040379-7

I. ①西… II. ①朱… III. ①文史资料—西域 IV. ①K294.5 ②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8056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胡小洁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邱 炯 陈 敬

封面题签: 冯其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3 1/2 插页: 2

字数: 542 000

定价: 10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于阗盛行密教考	贾应逸 (1)
敦煌藏文文书《牛角山授记》残片的初步研究	朱丽双 (23)
吐蕃的茹与千户	岩尾一史 撰; 沈 琛 陈丽芳 译 (39)
从龟兹语通行证看入唐前后之西域交通	庆昭蓉 (65)
柏林所藏两件龟兹语通行证残纸	荻原裕敏 (85)
晋建兴五年夏侯妙妙衣物疏初探——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新资料介绍	
..... 白须净真 撰; 裴成国 译 (95)	
文书所见高昌国平民土地占有状况研究	裴成国 (105)
西州与北庭——以北庭的西州兵士和胥吏为中心	刘子凡 (129)
西州回鹘王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扩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222-0661.09号 回鹘文书的历史学研究	付 马 (145)
阿史那忠墓辨正	沈睿文 (163)
新见两方突厥族史氏家族墓志研究	朱振宏 (179)
唐代中国的族群与政治——三部著作的评介与反思	李丹婕 (215)
陆游诗词中“西域”意象的历史远蕴与现实内涵	吴华峰 (235)
哈姆杜拉·穆斯图菲《胜利之书》所记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与《史集》的 对比研究	乌苏吉 撰; 王 诚 译 (245)
观念与实践的差异——以黑山派与白山派为例	涂逸珊 撰; 邱轶皓 译 (259)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宁宦绩考述	孙文杰 (269)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鄂登堡往来通信研究	王冀青 (283)
民国时期的瑞典与中国西北考古	王新春 (337)
《西域文史》第八辑著译者单位及文章索引	(363)
《西域文史》简介与稿约	(364)

Contents

On the Prevalence of Tantrism in Khotan.....	Jia Yingyi (1)
Two Newly Identified Fragments of the <i>Prophecy of Gośṅga</i>	Zhu Lishuang (23)
The Ancient Tibetan <i>ru</i> and the Thousand District	
.....Iwao Kazushi (tr. Shen Chen & Chen Lifang)	(39)
Traffic in the Western Reg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Tang Conquest: A Reflection on the Kuchean <i>laissez-passers</i>	Ching Chao-jung (65)
Two Paper Fragments of Kuchean <i>laissez-passers</i> Kept in the Berlin Collection.....	
.....Ogihara Hirotooshi	(85)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unereal Inventory List of Xiahou Miaomiao, Jin Period, the 5 th Year of Jianxing Era: Introduction of New Material Housed in the Museum of Ancient Pottery Civilization.....	Shirasu Joshin (tr. Pei Chengguo) (95)
A Study of the State of the Populace's Land Area in Gaochang Kingdom Reflected i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Pei Chengguo (105)
Xizhou and Beiting: On the Xizhou Soldiers and Petty Officials in Beiting... Liu Zifan (129)	
The Expansion of the Uyghur Kingdom of Qočo in its Early Years: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xj222-0661.09 Housed in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Fu Ma (145)
A Research on the tomb of Ashina Zhong	Shen Ruiwen (163)
A Study on the Epitaphs of Shi Shan-ying & Shi Chong-li	Chu Chen-hung (179)
Ethnicity and Politics in Tang China: A Review Essay	Li Danjie (215)
Image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Lu You’s Poetry: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alistic Connotation	Wu Huafeng (235)
The Occupation of China by the Mongols Based on the <i>Zafarnameh and Jāmi’ al-tawārīkh</i>	Mohammad Bagher Vosooghi (tr. Wang Cheng) (245)
Differences in Ideology and Practice: the Case of the Black and White Mountain Factions	İsenbike Togan (tr. Qiu Yihao) (259)
Research of Hening’s Official Career as Kashgar Counselor Minister.....	Sun Wenjie (269)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 A. Stein and S. F. Oldenburg Deposited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Wang Jiqing (283)
Swedish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ang Xinchun (337)
Contributors	(363)
<i>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i> Notice to Contributors.....	(365)

于阗盛行密教考*

贾应逸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吸收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教义、神话、咒语、仪轨和法术等，被称为陀罗尼（杂密）、持明密教；大约于6、7世纪时，最终形成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和世俗性信仰为其主要特征的真言密教、瑜伽密教和无上瑜伽密教^①，他们都特别注重念诵真言密咒，手结契印、心作观想，并举行种种祭祀、祈祷法会等。在西南印度一带流行的《大日经》为代表的真言密教，确立了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的独尊地位，又组织了以五方佛为中心的胎藏界秘法。稍后，在东南印度流行的瑜伽密教的主要经典是《金刚顶经》。该经也以大日如来为主尊，以五方佛为中心组成金刚乘。学界有人认为，以大日如来为主尊的信仰直接来自《华严经》的影响，密教“可以说是发展和提炼了《华严经》的思想”^②。

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是我国最早崇信佛教的地方，又是我国大乘佛教的中心，大约在7世纪间，这种密教就传入于阗。这不仅因为于阗与印度接近，成为我国最早接受印度密教的地方，还因为于阗又是华严思想盛行的地方，对主尊大日如来的信仰与密教相同；再加上7世纪以后于阗战乱、灾难不断，统治者便虔诚信仰这一重视修法和祈祷可以息难灭灾的密教。因而，密教在于阗较早传播，并广为流行。对于于阗密教流行和发展的情况，汉文古籍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少量翻译密教经籍的记载、出土佛经等的情况中略知其端倪。但是，和田地区出土大量的佛教壁画和遗物，特别是21世纪以来对策勒县达磨沟乡几座佛寺遗址的发掘，为我们研究于阗密教的盛行提供了珍贵资料，更加深了我们对于阗密教的认识。现仅从密教经籍的翻译及相关文献的出土，特别是达磨沟发掘的几处佛寺及其遗物，来探讨密教流行于阗的情况。在辨识这些出土图像的同时，也探讨一下于阗的八大守护神的问题，以请教于诸家。

一、于阗僧人翻译和出土的密教经典

陀罗尼密教经籍很早就在于阗流行，早在475年（南朝宋元徽三年），南齐上定林

* 本文系敦煌研究院科研项目“敦煌民族研究专题”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8页。

② 严耀中《汉传密教》，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86页。

寺僧人法献就在于阆取得《观世音忏悔除罪咒》一卷。唐代时，大量的密教经籍被携往长安、洛阳，并翻译为汉语，在中原流传。如唐永昌二年（690），于阆僧人提云般若曾在长安译出《智炬陀罗尼经》和《诸佛集会陀罗尼经》各一卷。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又翻译《观世音菩萨秘密藏神咒经》《妙臂印幢陀罗尼经》《百千印陀罗尼经》《救面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和《离垢净光陀罗尼经》各一卷。居住在长安的于阆王子尉迟乐译出《生无边法门陀罗尼经》等^③。

20世纪以来，和田地区出土了许多密教经籍，如俄国人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和英国人霍恩雷（R. Hoernle）收集的梵文—于阆文双语《金刚顶瑜伽理趣般若经》是于阆佛教开始密教化阶段的产物^④。同时，英国图书馆藏有于阆文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法国人伯希和（P. Pelliot）在敦煌藏经洞拿走数件于阆文的《陀罗尼》《陀罗尼咒》和《不空羼索咒心经》《阿难陀目御Nirōi陀罗尼咒》等密教经籍，还有绘画毗沙门天王的图像粉本，并附有题记的残纸等^⑤。敦煌藏经洞还发现有于阆文金刚乘的相关文献。这些发现表明，密教在于阆广泛流行。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近年来和田地区出土了几件于阆语护身符，有《于阆语〈对治十五鬼护身符〉》和两件《明咒护身符》。前者藏于国家图书馆，后者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护身符，即护身之灵符，又作神符、秘符等。这里指的是密教护身法的秘符，描绘或书写佛、菩萨、诸天、鬼神的形象、种子、真言，并将之置于贴身处，可辟除障难，坚固身心，得到佛教各尊的加持保护。这种护身符的出土表明，密教的护身加持法已深入民间，渗透到居民的生活中，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民俗。上述《于阆语〈对治十五鬼护身符〉》保存得首尾完整^⑥，末尾的题记中说：“惟愿Sāvākā的一切时，护身符黑夜白天护佑于她，令她此世儿郎繁多昌盛。”看来，这件护身符，是为当时当地一位于阆贵妇人所量身定制，属于一位名叫Sāvākā的私人佩戴物，并说“此护持（经）名曰《对治十五鬼》，尊者观自在菩萨于佛前宣说”。文中写道：“尊者观自在菩萨对释迦牟尼天佛以额头触脚，鞠躬行礼，并且对天佛这样说：‘仁慈的天佛，我于一切时护持众生。无论何人只有他呼唤我的名字，持有此护身符，我将于一切时护持他。有多面陀罗尼，应于一切时携带它。……’”《陀罗尼杂集》卷四说，有十五种罗刹鬼：第一名弥伽迦，其形如牛；第二名弥迦王，形如狮子；第三名蹉陀，形如鸠摩罗天；第四名阿波悉摩罗，形如野狐；第五名牟致迦，形如猕猴；第六名摩致迦，形如罗刹女；第七名闍弥迦，形如马；第八名迦弥尼，形如妇女；第九名梨婆抵，形如狗；第

③ （唐）圆照撰《贞元释教录》卷一三、一四，《大正藏》第55册，N0.2157。于阆僧人在中原所译之经不一定完全来自于阆，但据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考证，提云般若和实叉难陀所译之经“为于阆传人之原本”，很有道理。参考其所著《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69、170页。

④ 广中智之《求法僧眼中的于阆佛教（3—6世纪）》，《西域文史》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88、189页。

⑤ 张广达、荣新江《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阆语写卷目录初稿》，载所著《于阆史丛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19—148页。

⑥ 上述引文，参段晴《于阆语〈对治十五鬼护身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1—119页。

十名富多那，其形如猪；第十一名曼多难提，形如猫儿；第十二名舍究尼，形如乌；第十三名干咤波尼，形如鸡；第十四名目佉曼荼，形如麝狐；第十五名蓝婆，形如蛇。这十五鬼神吸人精气使不受胎，或其胎伤损，无有子息；或以恐怖之相惊怖小儿，或令小儿生种种疾病，甚至食其血肉。因而，妇人应当常修行善法，诵陀罗尼，或佩戴护身符，对治十五鬼，以保佑其子息平安繁茂^⑦。据段晴教授研究，这件护身符的时代当在8世纪。那就是说，8世纪时，密教已经深入民间，密教的神咒法也已成为于阗居民祈求佛教诸神保佑的一种民俗。

1998年，策勒县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了两件《明咒护身符》，虽首尾残缺，但内容基本完整，文中说：名无热、具时等的众龙王向佛允诺“提供给众生一咒语”，文中同时也把明咒书写了出来，并说“若有人携带此护身符”，当他被国王、大臣、本国人或外国人杀时，“我将站在他面前，我将赐予他生命，不离弃他。……若此人陷入战斗，我完全跟随他，保护他”，不令他们罹患痛苦；倘若已经患上，则令离他们而去^⑧。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咒语，体现出了对密教的信仰。

1906年，斯坦因在策勒县喀达勒克遗址也曾发现过一件护身符。这件护身符一面绘有两个跪着的人物，其中一身为地神，双手托着武士装束者，背面用于阗语书写着：“惟愿Sürsde的一切时，护身符黑夜白天护佑于他。”^⑨这几件护身符的出土说明，当时具有密教性质的护身符已经在民间广泛流行。

于阗人对密教经籍的翻译、和田出土的密教经籍和密教护身符的流行，表明7、8世纪时，密教不仅在于阗贵族、僧人间流行，而是广泛地盛行于民间，受到当地居民的崇信和膜拜。

二、和田密教寺院遗址及其出土遗物

和田地区发现的密教寺院及其壁画较多，早在20世纪初期，英国人斯坦因挖掘的寺院和壁画中，就有一些是密教遗存，21世纪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策勒县达玛沟乡的托普鲁克墩和丹丹乌里克也发现了密教的寺院遗址和壁画遗存。现分别叙述于下。

1. 策勒县达玛沟乡托普鲁克墩寺院遗址

2002年10月至200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在策勒县达玛沟乡南部的托普鲁克墩发掘了一座较完整的佛教寺院遗址，包括1号、2号和3号遗址^⑩。其中1号遗址可能是一座佛塔遗存^⑪，2号遗址是一座保存较清晰的密教佛殿遗址，3号据说是寺院中的讲经堂和生活区、僧房、库房等等。

⑦ 《陀罗尼杂集》卷四，《大正藏》第21册，No. 1336。

⑧ 段晴《明咒护身符》，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267—279页。

⑨ 段晴《于阗语〈对治十五鬼护身符〉》，115页。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293—315页。

⑪ 此承巫新华博士告知。

2006年发掘的2号遗址建在边长12.8米的台基上，可分为主殿和配殿（图1）。主殿位于西，坐南面北，宽7.4米，进深10.9米。门开在北面，门前有月台和踏步。主殿平面呈“回”字形，可分为前殿、中央殿堂和右、后、左三行道（甬道）。前殿进深2.58米，券顶，门内侧地面残存立柱痕迹，西北角出土柱刹。前殿后壁中央开门，通向中央殿堂，门两侧筑像台。后壁两侧有右（东）、左（西）行道连接后（南）行道，供作佛事时右旋。中央殿堂中心筑方形基座，应是安置主尊的像台，残高30厘米，上面仍残存泥塑佛像的主心木；四角隅有小型基座。四角隅有小型基座。

主殿东侧有一配殿，平面呈长方形，残存门道、门厅和殿堂。门厅南北端各筑一造像台，北端残存一卧牛和骑者两足，可能是摩醯首罗天。殿堂后壁残存两座造像台，南端有一圆形“灶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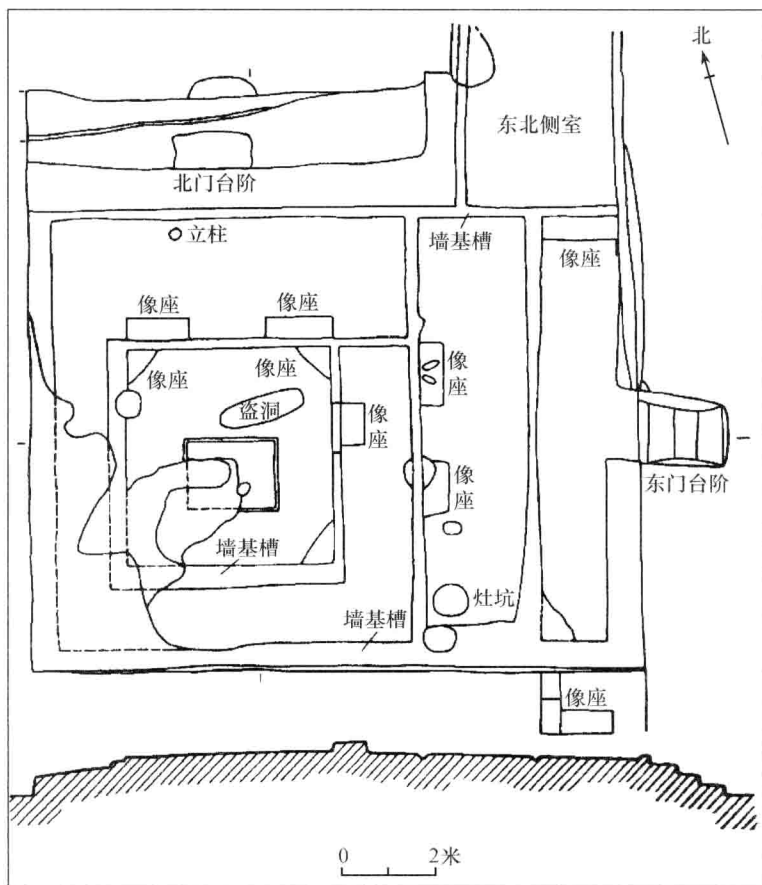


图1 达玛沟乡南部的托普鲁克墩2号遗址平面图

发掘者认为其时代在7—8世纪间，毁于11世纪初。

该佛殿因早已遭受严重破坏，塑像残损，仅发现三尊泥塑佛头像：其中06CDF2：0029，残宽50厘米。出土于中央殿堂北侧，应是主尊头像，可惜仅残存部分螺髻和前额白毫、左眼（图2）。另一件佛头像（06CDF2：0035），长约5厘米，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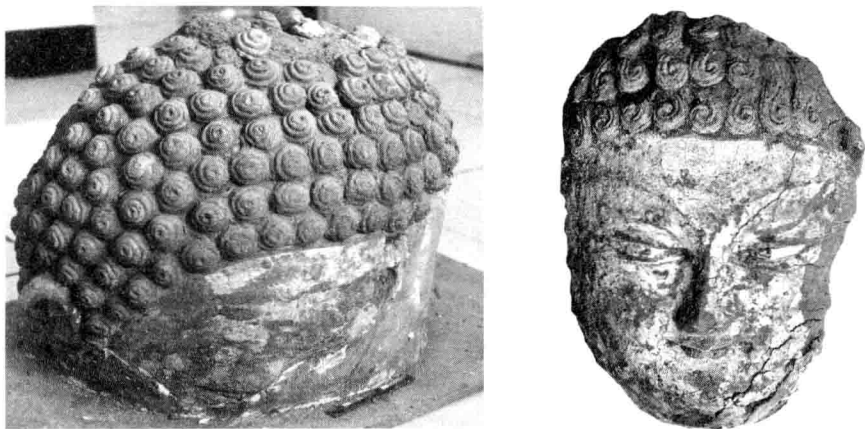


图2 2号佛殿出土的泥塑佛头像

于主殿的前殿，除肉髻和右耳不存、鼻部残损外，基本完整。06CDF2：25，出土于配殿的殿堂北侧的基座前，肉髻和两耳已无存，但头部保存较好，螺髻卷曲，面部较丰满，两目微睁，眼珠下视，口角内收，略带微笑。同时，在配殿的殿堂和门厅还出土7件擦擦，模压菩萨形象。菩萨呈游戏坐，左手持长枝莲，右手置右膝上，应为莲花手菩萨（06CDF2：0019）。

壁画主要出土于主殿的前殿和配殿，且都散落在地表。主殿的前殿出土壁画较多。在前殿倒塌的土堆中发现了11块壁画残片，位于后壁前面的有：佛头光旁的垂帐纹及禅定佛像（06CDF2：002）、“女神”骑者像（003）、菩萨头像（0013）和思惟菩萨头像（0012）；东侧有龕中坐佛像。西壁前发现了两块似为故事壁画：一幅为一尊头梳髻，发披两肩，带头光、身光，身穿袈裟的人物坐于台上；前面跪着三身合掌的弟子（06CDF2：004，图3）。另一块是一身护法形象的人物，正在向聆听者说法（06CDF2：005）。西侧基座旁发现四块壁画（06CDF2：006、06CDF2：007、06CDF2：008、06CDF2：009）均为千佛像，其中0009两佛头头相对，应是券顶中央的画面。纵观这些壁画残块，我们可以推测：前殿应为横券顶，顶部绘千佛像；正壁门两侧的台座上，置泥塑佛像；左（西）侧壁为故事画，画面中说法的主尊，不服袈裟等佛装，也非菩萨装束，但有头光、身光，半结跏趺坐于莲花上，似应为轮王，但画面残损，内容难以辨识。

另外，在左（西）行道北部发现一块壁画，上方绘千佛像，下面是一身三头六臂的护法像：仅可见其正面头像威严，留八字胡，头发垂于肩部；上举的两手分别持日和月。后行道出土有千佛像，最大的一块高62、宽190厘米，残存四排，第2、3排较完整的千佛有18尊。千佛具头光、身光，身光描绘成由红、浅红色方块构成的龕式；身披红色通肩袈裟，手持禅定印，结跏趺坐。在身光的空白处填绘四瓣或六瓣花卉纹，表示佛国莲花飘扬。千佛像的下面保存了六身骑马者的形象（图4）。

遗憾的是，中央殿堂没有发现壁画。

主殿行道出土的千佛像与前殿的千佛像不同，倒是和配殿门厅发现的千佛像壁画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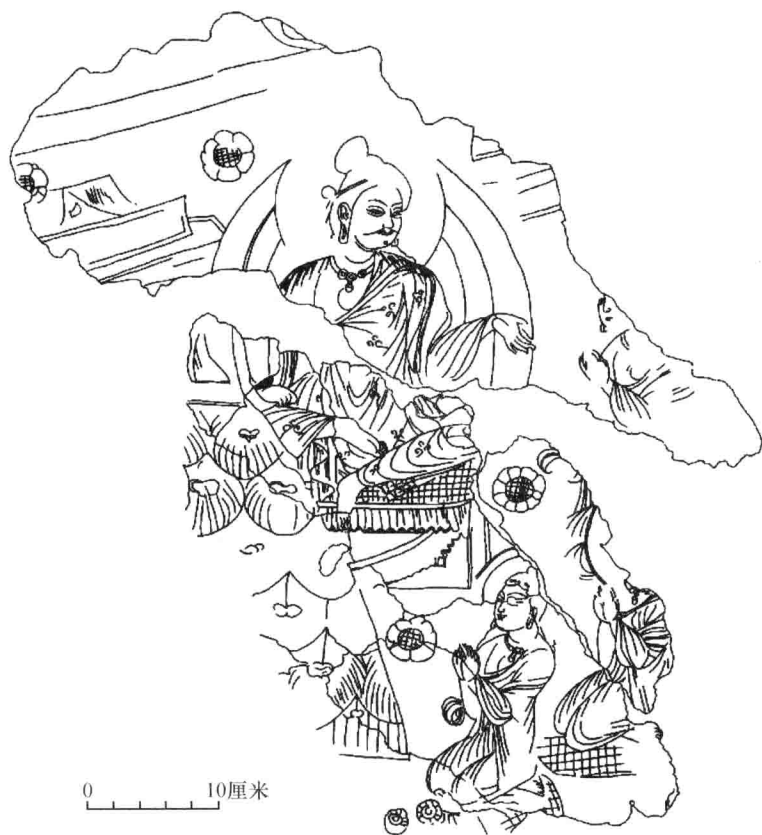


图3 2号前殿西壁壁画线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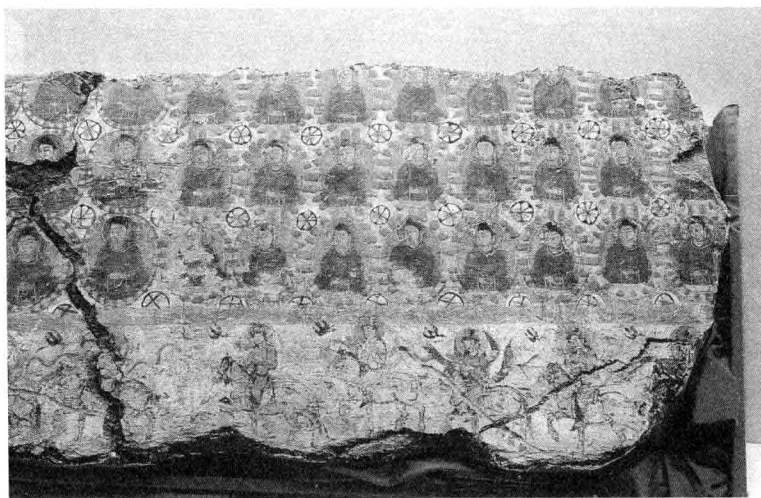


图4 主殿后行道壁画

块相同,说明这处佛殿很可能进行过维修,重绘,或经过严重盗扰。从现存的壁画看,很难了解该佛寺整体所表达的佛教思想,我们仅能根据一鳞半爪管窥点滴。

首先,托普鲁克墩2号佛殿的形制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第20窟相似,有主殿和配殿;主殿中有前殿、中央殿堂和右、后、左三行道,中央殿堂中间设基座,四隅安置护法神;2号遗址四隅残存基座,上面当塑护法四天王;第20窟四隅描绘四天王像。主殿旁紧连配殿,配殿内有密教造像。柏孜克里克第20窟主殿的壁画:正壁是大悲变相,两侧壁描绘天王行道图和毗沙门天图,完全是密教内容。而托普鲁克墩主殿除后行道的千佛像外,壁画均已不存,但配殿后壁南端有一圆形“灶坑”,发现时内有燃烧后的灰烬,应是护摩炉,即于火中投入供物以作为供养的一种祭法,为密教一般修法中之重要行事,用以譬喻以智慧火焚烧迷心之意。据此可知,托普鲁克墩2号佛殿也可能是一座密教殿堂。

其次,该佛殿遗址中出土两块木板画:编号为06CDF2:0027和06CDF2:0028,上方均画一尊坐佛像。前者,佛具头光、身光,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身披的赭色袈裟上绘有许多眼睛。坐佛以下用黑线绘出竖向的九列眼睛(图5)。后者与前者相同,上端也绘坐佛,只是面侧向右,披灰蓝色袈裟。坐佛下面,左侧绘月,右侧画日;下面也有些眼睛。这种图像是我们过去所没有见到过的。佛教认为,有五种眼力,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其中佛眼(梵文buddha-caksus)具备了前述四种眼的作用;且此眼无不见知,无事不知、不闻,一切皆见。真言家特重佛眼,将其佛格化,称为佛眼尊。佛眼尊系能出生金胎两部诸佛、菩萨之总母。佛眼尊之陀罗尼有大咒、小咒之别。《一字佛顶轮王经》卷一说:“此咒之威神最尊最特,十地一切诸大菩萨,亦怖是咒威德神力。又于其后诵佛真言,以佛眼真言乃三部之佛母,具苏生之作用,故持诵此二咒,可得安稳,无诸烧恼。”^⑫并说修法时,必诵此咒,或于诵经之时,也应结诵印契、真言。若常诵此真言,金刚萨埵即诸菩萨常随维护,得大神通,所作事业皆得成就。后来,佛眼尊为密教胎藏界曼荼罗遍知院及释迦院之一尊,称为佛眼佛母,但中原地区的造像与此不同。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图5 木板画上的佛眼

再次,出土的7件擦擦中,以06CDF2:0019保存最为完整(图6)。整体形似“心”,上有模压的莲花手菩萨像。擦擦是用泥模制的小塔,后来也包括用泥模制的尊像。这件擦擦“显然是用手托泥,按压而成,导致边缘泥土厚而圆的方式,与吐蕃早期

^⑫ (唐)不空译《一字佛顶轮王经》,《大正藏》第19册, No. 0951。



图6 擦擦上模压的莲花手菩萨像

的擦擦近似”^⑬。莲花手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的异名,《大日经》卷一称“又现执金刚、普贤、莲花手菩萨”,莲花手菩萨是密教的神祇,阿弥陀佛曾以六字大明咒,叹赞该菩萨为一切福德智慧及诸行之根本。

总之,从其形制和仅存的图像来看,托普鲁克墩2号遗址应是一座密教殿堂。

2. 策勒县达玛沟乡喀拉墩出土千手眼观音像

2003年,策勒县收集到一件千手千眼观音像,原出土于达玛沟乡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2006年发掘时又发现了该像的9件残块^⑭。这件千手观音像像残损严重(图7),仅存观音的头、胸、左肩部等。观音呈正面像,双眉间多绘一眼,胸部残存合十的双手,左肩外侧上方残存上举的七只臂,每一手内有一眼,其中以臂擎圆形物,内有一立兔,应是月。该像应是根据《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而绘制的。该经谈到其绘像法时说:“面有三眼一千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菩萨头著七宝天冠,身垂璎珞。”经中所谈及的样式是:一面千臂,千手中各有一眼,身垂璎珞,并特别指出“惟菩萨额上更按一眼”^⑮,这些叙述都与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出土千手观音像完全吻合。千手千眼观音是最典型的密教图像,据专家研究“千手眼观音信仰源自密教系统的

⑬ 李翎《试论新疆的密教信仰》,载所著《佛教与图像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36页。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293—315页。

⑮ (唐)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大正藏》第20册, No. 1057。



图7 千手千眼观音像

持明咒密”^{①⑥}。

这座寺院还发现有佛涅槃像、焚棺图的残片。从这座寺院在白地上作画，使用汉式茶花纹图案，并组合成带状作为装饰来看，其时代可能在唐代晚期，可能是8世纪时的遗存。

3. 策勒县达玛沟乡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

200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达玛沟乡丹丹乌里克遗址北片西区发现了一座佛殿遗址(CD4)，并进行了清理发掘(图8)。这座佛殿坐南面北，平面呈“回”字形，南北长8米，东西宽6.02米，现存墙高20—100厘米间；有前殿、中央殿堂和右(东)、后(南)、左(西)三行道，可供作佛事时右旋。中间殿堂为正方形，边长5米，中央保存基座残基。“木骨泥墙”的殿墙均已塌毁，壁画倒在地面，叠压残破^{①⑦}。这座佛寺曾于1928年遭到德国人特灵克勒(F.Trinkler)等盗掘，编号为A.4.2，他们挖走了南壁及西壁一些壁画^{①⑧}。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出的壁画有30余块，虽经精心修复，但因壁面破碎，画面剥落残缺，特别是佛殿的主要部分——中央殿堂的主尊和壁画等大部无存，仅在西壁发现一块精美的佛头像(图9)，难以了解佛殿整体所体现的佛教思想。现仅有佛殿东侧外壁——包括右行道、后行道东壁、前殿东壁和少量北壁的壁画可以拼接，不过缺环仍然很多。

右行道外侧壁似应为以卢遮那佛像为中心，周围佛和菩萨像围绕，下方描绘天部。其中编号为CD4:21的壁画残块，高82厘米，右侧的立佛像残缺不全，仅存左侧局部。左侧是一身立佛像，头左部缺损，身光最下端脱落，且双脚无存，那么，这身佛像至

①⑥ 李翎《试论新疆的密教信仰》，23—37页。

①⑦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第三章“考古发掘”，131—157页。

①⑧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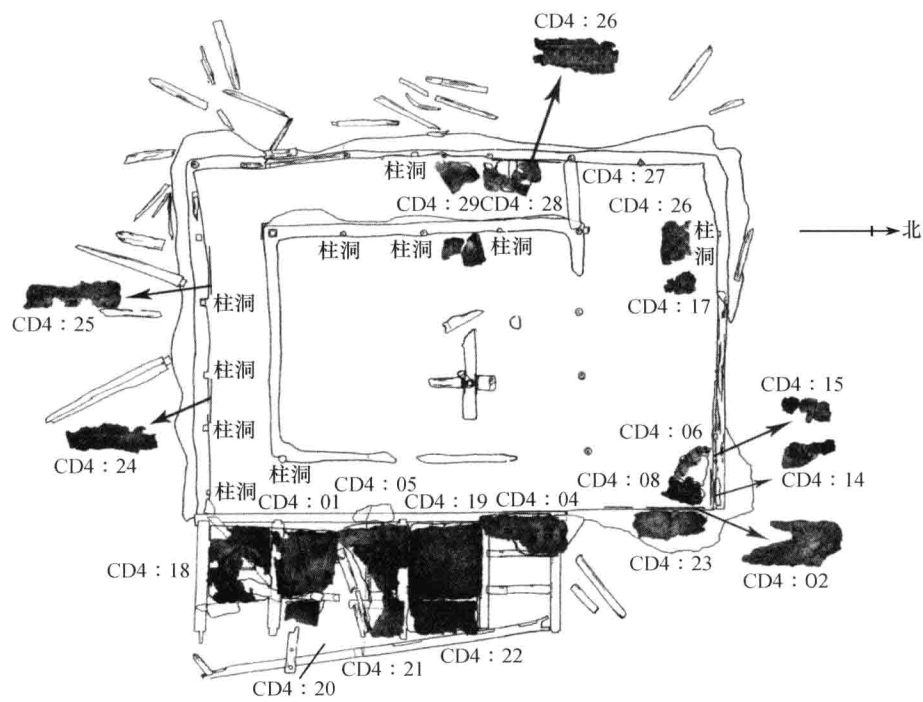


图 8 丹丹乌里克遗址北片西区佛殿遗址（CD4）平面图



图 9 中央殿堂西壁佛头像



图 10 右行道外侧壁主尊像

少应高在1米以上，是这些壁画中最高者，应是这幅壁画的主尊（图10）。该佛头有肉髻，眉间有白毫，身披红色袈裟，具头光、身光。发掘报告称：“头光和背光是本寺所有佛像中最为复杂的，头光有三层，由内向外分别为：白色、深红色、白色。背光由内向外依次为：黄色、白色、红色、白色，在红色内还填绘有白色，形成红白相间的菱形图案，显得十分华丽，富于变化。”^{①⑨}这些描述无疑确定了这尊佛立像在该壁画中的重要地位。该佛像残损的右肩有月，合十的臂上描绘法器，当是卢遮那佛像了。卢遮那佛像的头光和身光中不见化佛，两侧没有华严三圣的文殊、普贤，而是禅定佛围绕，那么，这身主尊不是华严经中的主尊，而应是密教中的卢遮那佛像。特别是在这幅壁画的周围描绘了多身禅定佛像，下方有一系列带头光的人物图像，可能表现天部。下方相邻的壁画残块依次有：CD4：04、CD4：19、CD4：05和CD4：01。其中CD4：04是高57.5、宽113厘米的残块。右侧残存一身大型人物，双脚立于盛开的莲花上。两脚间描绘一男性人物，服翻领窄袖长衣，束腰带，双手上伸，托持着莲花上的双足，当是地神（图11）。该画的左侧是莲花和骑者。与此画相邻的是CD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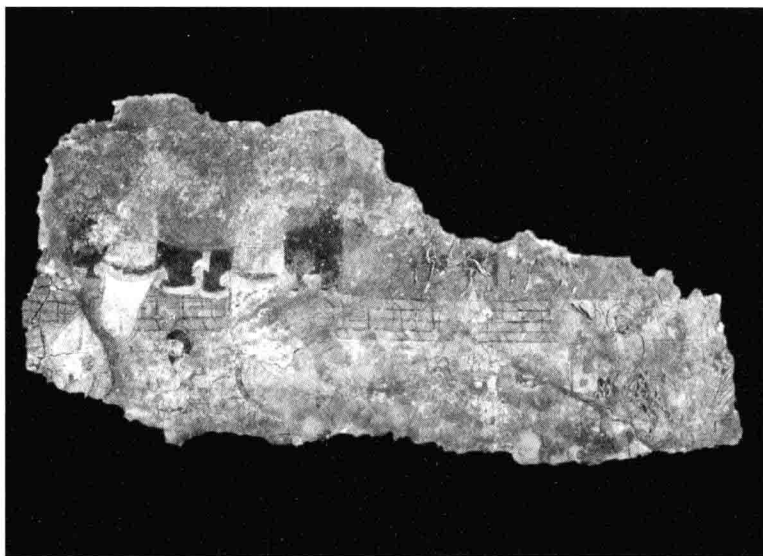


图 11 地神像

CD4：19高119、宽114厘米，现仅可看到四身人物。右侧上方有一坐佛像，下方是戴冠、佩璎珞、项圈、臂钏，披帛的菩萨像。以下有三身人物，现仅有二身可以辨识。左侧第一身也是地神，女性，双臂平举，两手托着佛脚，短发齐耳，大眼高鼻，身着白红色左衽窄袖长衣，佩珠饰项链，披帛。佛经说，地神或为男性，或为女性，是主掌大地之神，也称为地天。释迦成道时，自地显现，驱逐邪魔，侍佛身旁，为佛之守护神。该画最右面的图像为一身三头四臂的交脚者。有头光，正面头像脸呈圆形，佩耳珰，

^{①⑨}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137页。